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四〇五回 報佳音老幼兩相歡 齊赴任英雄雙接印

話說賀人傑迭連給張桂蘭、郝素玉二人磕了兩個頭，站起來正要開口，他母親便急急說道：「你為什麼如此，敢是發瘋麼？」賀人傑道：「孩兒不是發瘋，現在黃伯父與叔父都升了官了，孩兒不要給二位孀娘道喜麼？孩兒本來回來給張孀娘道了喜，再去郝孀娘那裡道喜的。難得郝孀娘也來到此，孩兒省得又過去了，所以就在此磕了頭，不過就不恭敬些，不曾親自登門。」張桂蘭、郝素玉聽了此話，不等賀人傑說完，就一齊搶著問道：「你叔父真升了官麼？」賀人傑道：「二位叔父不曾升官，難道姪兒這兩個頭，是無故磕的嗎？那是母親所說，真個發瘋了！姪兒早間到衙門裡去，尚不曾有此消息，後來奉諭出去，接到聖旨。黃叔父升補淮揚鎮總兵，關叔父升黃叔父的缺，計叔父就補關叔父的缺，何叔父頂補計叔父的缺，李五叔父現在大人已給他請要守備缺了。聖旨還令著大人進京陛見呢！姪兒本早要回來送喜信，因衙門裡走不開，所以此時才回來的。如此喜事，難道不要給二位磕頭道喜麼？」張桂蘭、郝素玉二人聽了這話，真個是喜出望外，登時就眉飛色舞起來。賀人傑的母親，也就給他二人道喜。郝素玉便向張桂蘭說道：「姐姐，你現在深信無疑了罷！方才你說我冤枉於你，這可不是一件大事？」張桂蘭道：「罷呀！你還說不冤枉人，人家不曉得，你偏要說人家曉得，只可不是冤枉我麼！」郝素玉道：「此時不冤枉你了，是一位堂堂皇皇的總兵夫人了。」張桂蘭一聽，帶著笑望郝素玉說道：「你不要嚼碎舌頭，你家老爺回來，反不聽與他說話。」郝素玉還想要回他兩句，取笑一番，卻好褚標搶了進來，向著二人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要如此爭鬥，咱看起來都是夫人，都是太太，只是咱老頭子到今日還是個白丁。看起你們這些小孩子，夫人的夫人，太太的太龍咱老頭子真要氣死了！咱這白丁的老頭子，倒要給你們恭喜恭喜啦！」

張桂蘭、郝素玉一齊笑著說道：「老爺子！你可不要這樣說，你老人家是不願意做官，難道當日大人不曾給你老人家保舉嗎？你老人家肯做官，包管還要比他們大得多了。就是他們現在如此，也是你老人家提拔出來的，你老人家心裡也該歡喜。」褚標道：「天霸與小西兩人，咱倒不曾分提拔他們。郝姑娘面上，咱也不敢居功，那全是李五爺的大力。張姑娘你倒不要說，自從你偷盜金牌以後，以致將你匹配與天霸，其中雖然是朱老兒的力，可大半是咱老頭子的力多啦！你現在居然做了二品的夫人了，真也可喜之至；就是郝姑娘比你略卑一節，指日也是要擢升的呀！」褚標又哈哈大笑，卻好有人進來請吃晚飯，褚標才出去。這裡張桂蘭也就留郝素玉吃飯，素玉也不推辭，此時二人好不歡喜。晚飯以後，郝素玉告辭回去。張桂蘭送他上了轎，然後進來，又與賀人傑的母親閒談了一會，這才大家安歇，只也不在話下。

過了兩日，黃天霸、關小西、計全、何路通俱已回來，先到衙門裡見了施公。請安已畢，施公命他們坐下，當下慰勞了一番，又將京中的事問了一遍。天霸就將解御馬進京，直至捉拿雙飛燕為止，細細陳說了一回。施公大喜道：「足見惡人萬做不得，即如雙飛燕那樣兇惡，今日也就將他拿住，明正典刑了。」當即傳出話去，著令山陽縣將雙飛燕的首級解往徐州犯事所在，懸竿示眾。並飭令傳原告，當面驗明銷案。當下人傳話出來，外面自然遵照辦理。施公又與黃天霸等說道：「諸位賢弟！恭喜你們都升了官，本擬即命飭令各赴本任，以重責守。」

但是本部堂昨奉諭旨，著令進京召見。本部堂意見，還想諸位賢弟一同進京去走一趟，或者沿途有什麼事辦，方有照應。到京以後，本部堂或回原任，或留差遣，那時再讓諸位賢弟各赴本任何如呢？」黃天霸等人齊聲說道：「悉聽大人的吩咐！」

施公見他們如此，心中甚喜，又改說道：「諸位賢弟，現補各缺，都是欽差諭旨的。本部堂何能擅自做主？好在各衙門皆在城裡，各位賢弟稍停一二日，就擇期赴各本任接印，以重責守了。」黃天霸當即謝了飭赴本任的恩。施公又將麻雀子飛來鳴冤的話，告訴了天霸等。天霸等亦覺可怪，當下又道：「大人不必過慮，好在總兵等已經回來，細細打聽，細細查訪，將此案訪明便了。」施公點頭，又道：「諸位賢弟，沿途辛苦了，可各回衙門歇息歇息罷。」天霸等只才告辭出來，又與眾家兄弟談論一番，然後各回衙門而去。

且說黃天霸、關小西回到自己衙門，張桂蘭、郝素玉接著，自然是先行道喜，然後敘述一番闊別之情。又過了兩日，黃天霸、關小西先就料理起來，預備交代，各赴新任。這日，擇定九月二十四日吉，黃天霸與關小西接印上任。計全自然也是二十四日接印，不必細說了。到了這日，早有兩邊衙門裡的書差預備齊全，兩人各接了印，望闕拜印謝恩。諸典禮俱皆行過，然後二人又到轎門，稟知接印任事，並謝恩。這一日，在城文武各官及兩地紳士，均往兩處道賀如儀。隔了兩日，黃天霸又將家眷遷到總兵衙門里居住，關小西家眷也就遷到副將衙門裡來。計全等人，自然也就各往任所。大家忙碌了半個月，只才佈置大定。接著，施公的進京日期又將次看近。大家不能不預為料理，恐怕施公還要帶他們進京，因此各人又預備起來。暫且按下。

再說施公看看十月將近，批折尚未回來，不知漕督著何人署理。麻雀子鳴冤一案，究竟是何冤情，尚未查訪出來，倒也是煩惱異常。這日正在盼望批折，忽然由驛遞將批折寄回。施公當即敬謹拆開一看，見了上面奉硃批：漕運總督印務，即交淮揚海兵備道兼行護理。施公看罷，一面札飭淮揚道遵此，一面擇了十月二十六日啟程，一面隨將日期奏報出去。又附片奏明，仍帶黃天霸等北上，如有淮揚鎮總兵等員缺，均就近揀員署理。這日拜發了奏折，仍交驛差馳遞進京，算是進京的事已將料理清楚了，只等屆期啟程。惟有那麻雀子鳴冤一事，至今毫無頭緒，施公實在納悶。又過了有半個月，又是十月五日，循例往天王廟拈香。施公先兩日就掛出牌來，飭知所屬文武各官，一體遵照。到了二十五日，施公便乘轎親往天王廟，拈香已畢，打道回衙。才上了轎，那五隻麻雀又飛進轎來，仍在扶手板上落下，望施公喳喳的亂叫。施公心知有異，因道：「雀兒，雀兒！爾果有靈，或應今日破案，爾便帶同部堂前去，本部堂即可代爾等申冤了。」施公說了此話，那五隻麻雀子果然飛出轎門。施公見麻雀飛去，命隨從人等跟著麻雀兒走去。究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